

目 录

- 组建华东海军前后……………徐在先 (1)
- 北伐将领王操如……………宋埠区志办 (6)
- 熊冕南父女……………熊知礼口述 李宗权整理 (7)
- 石辟澜……………市委党史办 (9)
- 浩气长存
- 记革命烈士王开玉……………林声口述 王杰整理 (22)
- 奇袭余家冲……………余辉成口述·沈作夫整理 (26)
- “左”倾路线的悲剧
- 简记可行桥惨案……………李成彬 陈邑 (29)
- 湖北省第一座水库——大坳水库……………龟山区志办 (31)
- 余诚生平简介……………市政协文史办 (35)
- 李贽在钓鱼台讲学……………阎河区志办 (37)
- 农民起义领袖鲍世荣……………缪镜洁 何均 屈介蕃收集整理 (39)
- 彭韬及其遗作……………彭锋吾收集整理 (41)
- 严重其人……………严政 徐怨宇 严善明口述 甘茂森整理 (45)
- 我所知道的夏斗寅……………王中兴 (50)
- 麻城五十年代的扫盲工作……………崧丁 (执笔) 严仪周 (54)
- 李柱中先生的办学思想……………朱长愈 (57)
- 汪子弼先生办教育二、三事……………童桂馥 (59)
- “麻城良师”——刘世楹……………刘美灼 (62)
- 我的祖父胡衡甫……………胡勇 (执笔) 胡金勇 (65)
- 为羨君家方术异 金针度处亦延年
- 回忆我的父亲、麻城著名针灸师王

仲芳.....	王曙光 (68)
“天福泰”戏班的建立及其发展.....	缪镜洁 (71)
农民梅勤生的口头诗.....	梅基癸 (74)
农民诗人陈道信.....	王杰 (80)
蔡家山采陶工艺与抽象装饰.....	余敏文 (83)
能工巧匠夏长炳.....	夏德能 夏远明口述 沈作夫整理 (88)
✓ 侵华日寇盘踞宋埠罪行种种.....	周基正 胡良斌 徐厚良 李 明 (90)
宋埠沦陷后的日伪政权 机构.....	汪显主 李 明 刘世德 胡良斌 (96)
日寇侵华战争中宋埠陷区经济掠夺种种.....	徐厚良 叶世堂 李德昭 (101)
我所知道的日伪“麻城县合作社”.....	李德昭 (104)
✓ 王家细湾的劫难.....	王杰 (107)
✓ 日寇铁路在料棚.....	李成彬 (109)
✓ 求孙埠惨案.....	余品璋 (110)
我在麻南敌后抗战的一段经历.....	刘永贤 (112)
民族勇士万孝浩.....	张良钧 张远亮 (121)
智溺日寇.....	黄昌益 (123)
✓ 郝家铺教案始末.....	宋埠区志办 (124)
王五玉轶事.....	缪镜洁收集整理 (127)
吴久阶趣事.....	李成彬 陈邑整理 (139)
盐田河的来由.....	董胜来 缪镜洁整理 (141)
蕙兰山上蕙兰香.....	缪镜洁 (143)
磨子河趣闻.....	缪镜洁 (146)

组建华东海军前后

徐 在 先

继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之后，我人民解放军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发起了淮海战役。这个战役，经过三个阶段、六十五天的艰苦战斗，取得了完全、伟大的胜利。歼灭了国民党精锐部队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击毙、击伤、生俘敌官兵共计五十五万余人。从而为解放上海、南京，进而解放全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策划和支持下，继续在中国人民面前玩弄反革命阴谋。蒋介石一方面导演“下野”的丑剧，推出李宗仁同我党进行“和谈”，另一方面，却加紧搜罗残兵败将，布置江防，妄图负隅顽抗。以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所部七十五个师，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间的八百四十公里地段上；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所部四十个师，二十五万人，布防于宜昌至湖口间的九百九十八公里地段上。以敌海军第二舰队扼守长江下游，护卫蒋家王朝营垒——南京；江防舰队居长江中游。另以飞机三百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还有美、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停泊于上海及长江口，企图凭借长江天堑，阻止我军南下渡江作战，固守江南。

我党中央对敌人的阴谋洞悉无遗。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元旦献词中，针对敌人的阴谋，向全军发出了“将革命进行

到底”的号召，提出了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全中国的任务。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军在淮海战役结束后，经过短期整训，迅速进行渡江演习，筹备渡江器材的工作，并将战斗序列编为东集团、中集团、西集团，部署了渡江作战任务。我当时是第三野战军后备兵团第一师政委，参与了渡江作战和接管江阴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在双方谈判代表团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完全暴露了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嘴脸。中央军委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华东我军遵照这一命令，在总前委的直接指挥下，与二野密切协同，于当晚二十时开始，发起了史无前例的渡江作战，百万雄师乘着数千只木船，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南疾进。在北岸我军强大炮火的支持下，渡江大军突破敌炮、敌舰的拦击迅速接近敌岸。四月二十一日，我东集团渡江成功。在强大的军事攻势和政治工作的相互配合下，国民党江阴要塞守敌七千人于二十二日宣布起义。

江阴，是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军事要塞，敌布防了两个炮团，一个步团。有个炮团团长叫唐内林，是我党的地下党员。其兄唐真照，是我党苏北的地委书记。通过他们在敌军官兵中做争取工作，加上守敌慑于我强大的军事压力，遂被迫宣布起义。

我军占领江阴要塞后，迅速控制了炮台，配合江北三野的一个特纵，五个团的兵力，严密地封锁了江阴沿线江面。这时，英帝国主义派来四艘军舰向我挑衅，我军立即予以猛烈还击，其中旗舰“紫石英”号被我击伤，在镇江水面搁浅了。其他三艘向上海逃逸。国民党的第二舰队，则全部被我封锁，无法逃遁。二十三日，该舰队司令林遵，遂率舰艇二十五艘在南

京附近江面起义，其余二十三艘，被迫在镇江江面投降。当晚，我渡江部队解放了南京城，从根本上动摇了蒋家王朝。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军渡江胜利以后，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发起了上海战役，至二十七日，即解放了上海，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利用上海继续顽抗，抢夺资财和挑起国际事端的阴谋，为保卫我国海防、继续肃清国内残敌，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条件。

在南京和上海获得解放以后，蒋家王朝已面临全面崩溃，但其亡我之心仍然不死，他们凭借海上优势继续作乱。帝国主义也不肯轻易放弃在中国既得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拼命支持行将复灭的蒋家王朝，进行垂死挣扎。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单一陆军兵种的我军，就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形势了，要对付海上的敌人就有困难。为了响应毛泽东同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保卫上海及沿海水域的安全，这就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自己的海军。因此，华东野战军前委于我军接管江阴不久派员到江阴要塞司令部召集有关干部会议，研究建立华东海军问题。当时我任江阴要塞司令部的政委。记得会议确定的华东海军的组织序列是：第一，以国民党海军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领起义的二十五艘舰船为基础，编为华东海军第六舰队；第二，把接受过来的上海国民党“中”字号十多条大型运输舰，编为华东海军第五舰队；第三，将在镇江水面被迫投降的国民党第二舰队的二十三艘舰船，编为华东海军江防舰队；第四，将接收国民党一部分质量较差的江防舰，编为扫雷大队；第五，从国外进口部分鱼雷快艇，编为快艇大队；第六，将江阴要塞与吴淞要塞合并，成立松沪水警区。

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是艰难曲折的。华东海军建立初期，存在的困难不少。但都被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我军干

部战士一一克服了。首先是，如何将起义、投诚的国民党海军改造成为人民海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采取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相结合的方法。思想教育主要是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忆苦思甜、两党对比、新旧对比等活动，使他们了解我党的性质，宗旨和方针政策，认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和反人民的本质，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组织整顿主要是从我军中选调一批优秀的干部战士上船上舰，掌握要害，直接指挥。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是正确的，改造是成功的。其次是，解决“旱鸭子下水问题多”的问题。我们三野长期从事陆地作战，北方人较多，人称“旱鸭子”。这些同志从陆军转到海军，顾虑很多：怕晕船，怕出海回不来，怕负伤没有医院治疗，怕迷失方向，怕淡水和其他生活物资供给不上，怕完不成任务，等等。归纳起来，主要是怕水。对此，我军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集体动员与个别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号召大家发扬我军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认真组织干部战士进行技术训练，通过沙盘作业、地图作业、水上演习等方法，使其掌握海上作战特点，掌握武器装备的操作方法。这样，终于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提高了指挥能力和作战能力。

华东海军的雏形一经建立，就立即投入了革命战争。同年六月一日，我海军舰艇，在陆军和强大的海岸炮密切配合下，一举解放了崇明岛，运送了我一个炮团和一个步团的兵力登陆，首战告捷，为华东海军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四九年七月，华东海军正式组建起来后，司令部由江阴要塞迁到上海水电路。由袁也烈任司令员兼政委，后调赵启民为政委，高志荣任副司令员，康志强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马冠三任参谋长，以后主要负责同志因工作需要几经更

换，第二任司令员为张爱萍，第三任司令员为陶勇，第四任司令员为饶守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一个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为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利益，党中央指示华东的党组织和军队集中一切力量，占领沿海岛屿，肃清残敌，剿灭土匪、海盗。华东海军根据中央和华东野战军前委的指示，于一九五〇年春收复了舟山群岛和嵎泗列岛，并建立了相应的海军基地。这时的华东海军，有了较大的发展和较强的战斗能力，为保卫华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华东海军的所属单位有第五、六舰队、江防舰队、扫雷大队、快艇大队、淞沪水警区、舟山基地，外加仓库、工厂、学校等单位，约三万余人，除一部分干部战士为原二舰队起义投诚人员外，其余大部都是从华东各纵队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都是经过多年战争考验的骨干，身强力壮，政治可靠的优秀分子。华东海军的建立，对于保卫大上海，保卫祖国的东部领海不受侵犯，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东海军建立后，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青岛也相继建立了海军，称为北海舰队；广州也成立了海军，称为南海舰队，我们的华东海军也改名为东海舰队，在这个基础上，中央军委于一九五〇年的上半年，建立了中国人民海军司令部，由肖劲光任司令员兼政委，刘道生、王宏坤、方强任副司令员。

中国人民海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过程，她是在我党领导下，经过全军指战员艰苦奋斗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兵种。我们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支海军，并使其日益发展、壮大，确实是罕见的。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惊呼：“这是世界上少有的”。

北伐将领王操如

王操如，字王林，亦字原松。（1878——1926）麻城市宋埠区杨畈冲村王家大坑人。保定军校毕业生。北伐战争爆发，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以贺龙为军长的第一军所属第一师少将参谋，始与贺龙结识。王刚勇多谋，身先士卒，与北洋军阀吴佩孚作战，屡战屡胜，深得贺龙赏识。1923年汀泗桥战斗，作战失利，几丧全军，王与贺双双奋力突围，脱险后，同回王家大坑稍事休息。贺龙仅留宿一夜，翌日便回川以招旧部。月余，贺致函王操如，接其归队就职。王与贺于北伐时期，共同求索救国真谛，倾向共产党的主张，与贺龙交谊甚笃。1925年，贺与王率部由四川至云南进湖南追讨军阀，多立战功。1926年8月27日，为配合汀泗桥战役，在湖南与贺祖耀军阀部队作战中，在桃园县热水坑遭国民党右翼分子暗算，不幸牺牲，其时年仅四十八岁。操如牺牲后，贺龙大恸，说：“失去操如，就是失去了我的左臂”。全军无不动容。为褒扬北伐英烈，军部特派仪仗队护柩归葬麻城杨畈冲，追加中将军衔，并设灵位于歧亭杏花村《烈士祠》。与辛亥革命先驱屈子厚、周干臣并列灵牌，供后人凭吊。灵前，还有唐生智等各界人士赠献的挽联一百多幅，其中贺龙亲拟挽联云：

“不贪钱、不怕死，致其终志；

爱人民、爱共和，乃厥初衷”。

贺龙率部起义后，还念念不忘战友王操如，直到1949年大军横渡长江胜利前后，还将珍藏的画像列入革命烈士行列，于战前动员，战后追奠先烈作为楷模，教育将士。解放后还亲自

过问其遗属生活，并珍赠操如遗像，以示永怀。

宋埠区志办

熊 冕 南 父 女

熊知礼口述 李宗权整理

木子店丁家坳乡熊冕南，化名履冰，（1876--1945），前清秀才。其父汝明，廪生；祖父名灿，咸丰己未科进士。他家三代儒生，不求仕进，甘教私塾为生，世称孔孟之徒，诗书礼乐之家。

一九二六年冬，熊冕南先生在鸭儿河本族祠堂设馆教书，受到武昌读书回来的学生李梯云等人的影响，革命的思想逐步萌芽。不久就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殷家园农民协会秘书。他白日教书，夜晚偕随身就读的大女儿家模和在武昌农民讲习所麻城分所回来不久的二女儿家训出沒村庄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

“劳农神圣”，“一切权利归农会”的革命口号。以后，他俩女儿也相继加入党组织。熊家训任殷家园“农协”妇女会长，熊家模任副会长。多次到石碇坳、木子店、东义洲等地演讲宣传，提倡“妇女剪头放脚”，“反对封建婚姻”，“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等主张。她们的革命活动，使豪绅惶恐不安。于是，家族房户非议：“冕南父女参加赤党，妄言邪说，败坏家风”；社会豪绅诽谤：“熊冕南，父不父，女不女，伤害人伦，紊乱纲常”。他们父女面对种种责难，有时“横眉冷

对”，有时“以牙还牙”，有时“挥毫回击”，家模写过“讨沈芝台檄文”，公开与她小时订过婚的沈家进行抗婚废约。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大革命失败。殷家园地下党支部书记李芳原被土劣捉送国民党第十三师驻滕家堡的沈寅洲部。不久，于两河口被杀害。并侦察捕捉熊氏父女三人，熊冕南先生获悉，逃至龟山矮桥在同族家教书隐身近十年。一九三七年，国共合作，形势转好，才回梓里仍在族祠教书，一九四二年于塾馆病故。家模逃往武汉继续读书，考入省女中、省女师暨武昌中华大学等校学习，在省女中期间散发过《向导周刊》，曾参加过周恩来举办的“政干训练团”，因脚小没有赶上火车而落伍了。她武昌“中大”毕业后，在麻城闵集、石碇坳、罗田肖家坳，武汉临中、世界佛学院等地中小学教书。一九七二年退休，任教三十七年。一九八一年她八十岁于武汉病故，终身未嫁。家模，在家隐蔽，被家族房户发现，强行逼迫出嫁，胸怀积郁，两年后回娘家咯血而歿。

熊冕南，虽读孔孟之书，不拘泥于孔孟之道，敢与封建礼教反其道而行之，他出于山区一个科第功名之家，确实难能可贵。家模、家模，作为书香门第之后，不做娇娇小姐，敢于与三纲五常挑战，成为巾帼女郎。

熊冕南先生，一家祖孙四代教书，桃李满天下；父女相携革命，麻东人民交口颂扬。

石 辟 澜

中共麻城市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八月，我刘邓大军实施中央突破、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了创建大别山解放区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忠诚战士石辟澜英勇牺牲了。对于他的死，大别山的人民是十分痛惜的。血肉之躯可灭，生命之花常开。石辟澜那崇高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象一朵灿烂的山花，永远开在人们的心中。

寻找真理 锋芒初试

石辟澜一九一一年七月十六日出生在广东省潮州市城内西门外廖厝巷驸马里二号一个城市贫民家庭里，乳名海青，一名鸣球，又名尔平。父亲名琢之，是老实的手工艺人，母亲蔡兰英，是贤惠的家庭妇女，虽未上过学，但靠自学，能够亲笔给儿女们写信。兄妹五人，石辟澜排行老二，一家七口，靠父亲做手艺为生。住房狭窄，每逢阴雨，屋漏难以遮身。石辟澜虽家境贫寒，其父仍让他念书，在亲友的资助下，他念完小学。在校读书时，石辟澜非常用功，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后因父亲患病，家庭生活困窘，才中辍了学业，去当补鞋匠，挣钱养家糊口。劳作之余，他总是手不释卷，虚心求教。稍长，先后在家乡及汕头当过小学教师。当年的潮州，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下，马列主义理论得以广泛传播，加之党

所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给辟澜纯洁的心灵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石辟澜在家乡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暗无天日的统治，急切寻找“拯斯民于水火”的真理，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前后到了广州，靠做点小事情和卖文为生，并就读于国民大学夜校政治经济系。时留日进步学生何干之（谭秀峰）、谭国标在国民大学任教，石辟澜听了他们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初步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犹如在长夜难明的境况中隐约望到了启明星的闪光。他与同学年学史、陈健等组织秘密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针砭时弊，政治思想觉悟迅速提高。之后，石辟澜参加了广东文化运动总同盟（简称“文总”）。

“文总”当时是我党领导下的外围秘密组织，主要领导“左翼作家联盟”、“社会科学联盟”、“戏剧作家联盟”等群众组织。“文总”负责人经常开会，传达党的指示文件，研究斗争形势。石辟澜根据党的指示，组织青年成立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推销、介绍进步书刊，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进行革命宣传演说。在这风雨如磐的年月里，石辟澜怀着赤子之心，满腔热情，无畏地战斗着，学习着，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一九三四年一月底，“西南政府”陈济棠害怕革命力量发展，派代表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撕掉“反蒋抗日”的假面具，加紧镇压人民革命，于八月一日枪杀了“文总”负责人谭国标、温盛刚、郑挺秀、凌伯骥、赖寅仿、何仁棠等同志。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文总”无法继续活动。“文总”负责人部分转移上海，石辟澜走避香港。

在香港，石辟澜到《大众日报》当记者和编辑。这个报是

“民族革命大同盟”办的，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梅龚彬等反蒋抗日的喉舌。石辟澜根据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为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促进群众救亡运动的发展，还直接加入了“民盟”，并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分析形势，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他还利用办报的有利条件，广泛结交各阶层人士，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与洪飙同志等在一起组织了香港救国会，并成为主要领导人之一。“港救会”以其鲜明的抗日救国色彩吸引了各阶层人士和人民大众，很快形成了能够号召一千多人进行救亡活动的群众团体。“港救会”还出版了一个油印刊物《偕行》，并筹办了一家书店，继续发展读书会，举办工人夜校，利用《大众日报》副刊开展宣传活动等等，群众活动也进一步开展起来。“港救会”的成立及其斗争活动，受到了社会上的注视，很快成为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砥柱中流 顽石不烂

一九三五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进了华北，国民党卖国投降，采取不抵抗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一日，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召开成立大会，石辟澜作为华南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应邀在会上作了发言。他根据党的“八一”宣言的精神，精辟地分析了广东和全国的形势，阐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好评。石辟澜被选为全救会执行委员，总务部总干事，负责全救会的组织联络，处理文件信函，管理经费收支，参与起草文件等日常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去世了。辟澜得知消

息，心情十分悲痛。二十日鲁迅遗体移到万国殡仪馆，他连续十余次去瞻仰遗容。他说：“这是最后一眼，看到每个到来的都十分悲痛，这就是震撼人心的力量！”他撕下身上的衬衫来写哀词：“哭鲁迅先生，踏着你走的路。”鲁迅先生去世后，全救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公开活动，在上海发动了一万多群众到万国殡仪馆给鲁迅先生送葬。一路上，群众高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石辟澜为之奔走呼号，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国民党借机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下旬，“全救会”领袖人物“七君子”被捕。原来在第二线的石辟澜等年青的“全救会”干事，立场坚定，毫不畏惧，勇敢地把整个斗争的责任担了起来。“全救会”及时发表了《紧急宣言》、《告全国同胞书》，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爱国获罪”的反动实质。十二月上旬，宋庆龄带领十一位各界知名人士，亲赴苏州，要求高等法院将她收押，提出如主张抗日救国有罪，愿与“七君子”一同坐牢；如爱国无罪，则应与他们同享自由。“全救会”发动全国各地救国会共同行动，都要求入狱，迫使国民党当局最后不得不释放“七君子”。与此同时，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斗争形势变得异常尖锐复杂。陈立夫、陈果夫提出枪毙“七君子”，以警告张、杨，被冯玉祥所阻止。对“西安事变”如何表态，是摆在“全救会”青年干事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石辟澜与其他干事一道，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草拟了一篇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接受张学良八条要求；要求张、杨释放蒋介石，北上抗日。在讨论宣言时，一些大学教授中的救国会会员不同意，主张让张、杨杀掉蒋介石，争论异常激烈。石辟澜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感情用事的过激做法，导致的

后果将不堪设想，与其他青年干事一道力排众议，坚持将宣言发表了。在这场救国会内部的斗争中，石辟澜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使青年干事们挑起了救国运动的重担，成为全救会的中坚。

在“全救会”工作期间，石辟澜化名石不烂，始终以高昂的革命热情，赤诚的爱国之心，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海枯石烂，矢志不移”，为“全救会”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九三六年冬，石辟澜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八·一三”淞沪抗战失败后，上海沦陷，石辟澜以“全救会”执委兼总干事身份回到广东。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刚刚开始，石辟澜奉命先是在国民党组织的“广东各界抗战御侮联合会”任职，以特派员、督察员身份去各地巡视检查，发动和组织较为落后的群众；随后就积极参加到文化界的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中去，被选为“文抗”（即广东省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理事会的理事。

为了便于在工人中开展工作，石辟澜提出成立一个识字组，并自告奋勇当组长。他带领一批同志举着文抗宣传部识字组的旗子，扛着一大堆识字牌子，到“二厘馆”（黄包车夫食宿、聚集之所），深入到工人的生活中去，把识字教育同抗战宣传结合起来，把讲解“有力出力”同提高阶级觉悟联系起来。黄包车工人中有很多来自海、陆丰与潮汕的破产农民，石辟澜和他们乡音相通，亲切融洽。由于他和同志们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久就在工人中建立了党的组织，搞好了工会工作。石辟澜还参加了“抗战教育实践社”的活动，经常到中山大学去搞抗战讲座。同时，还对“抗战教育实践社”开办的“自修班”青年学员的学习、生活和实践予以热情的指导。此外，他还为宣传团结抗战的《新战线》撰稿。他在《新战

线》上发表了许多有影响、战斗性很强的文章。如《安定民心的限度》、《扩大反间谍、反汉奸运动》等，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麻痹人民，消极抗战的阴谋，象匕首、投枪一样，插入顽固派的心脏，顽固派见之胆寒，民众见之拍手叫好。

石辟澜是一个很能干的宣传工作者，文笔出众，善于词令。在各界人士座谈会中，往往众议纷纭，莫衷一是，他常以马列主义深锐的眼光，分析形势，精辟说理，态度雍容，言简意明，闻者为之叹服。他还随姜君辰等同志参加了世界反侵略会广州分会的工作，在广州分会召开的各界头面人物大型会议上，石辟澜摆事实，讲道理，条分缕析，义正辞严，痛斥法西斯的暴行，与会者为之折服。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在姜君辰、石辟澜的倡导下，大会通过了向希特勒抗议和谴责法西斯侵略暴行的文件。

一九三八年十月，顽固派日渐露出消极抗战、积极“限共”的面目，在武汉公开解散由进步青年组成的“民先”、“青联”、“蚁社”三大抗日团体，在宣传上制造了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谬论，这“三个一”完全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在理论上狗屁不通，在政治上居心险恶。广东顽固派紧步后尘，在省党部办的《中山日报》上，大写鼓吹“三个一”谬论的长篇文章。广东“文抗”宣传部的同志义愤填膺，奋力进行反击，驳斥“三个一”的反动谬论。石辟澜在这场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力斥谬论。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日寇在大鹏湾登陆后长驱直入，广州随即沦陷，四战区司令部和广东省政府撤离广州。石

辟澜随四战区撤到韶关。一九三九年初，石辟澜根据中共广东省委指示，主办省委刊物《新华南》半月刊，社址设在曲江城中罗沙巷八号二楼一座约三十平方米破旧的木楼里。为了使杂志顺利发行和有号召力，石辟澜慎重地提出了以国民党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组长、进步教授尚仲衣为编委主任的和各有关著名人士参加的编辑委员会。经过石辟澜等不分白天黑夜紧张地撰写社论和重要文章，修改稿件，《新华南》创刊号终于在四月一日问世了。

《新华南》问世后，它以鲜明的旗帜，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网遍及粤、桂、湘、赣、闽等省。每期尽管印数达四千份以上，但都被抢购一空。销数之大，超过了当时韶关出版的任何刊物，因而震动了粤北，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他们采取种种卑劣手法，企图扼杀在摇篮中的《新华南》，但都没有得逞。首先，在审稿问题上，国民党顽固派通过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稿件进行阉割、腰斩、删削以至扣压全篇，往往一篇好端端的文章，被这帮文化刽子手砍杀得鸡零狗碎，不伦不类。许多重要文章被扣发，更有甚者追究文责，无妄之灾从天而降。对此，石辟澜与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进行了坚决而又巧妙的斗争。石辟澜采取分批送稿，在编后话中声明稿件被扣，或被删多少字，或开窗口、留空白等办法，使读者可以从中领会文章精神。其次，在印刷问题上，国民党顽固派极力控制印刷行业，拒印《新华南》，曲江不能印刷，石辟澜通过党组织把稿子送到赣州、衡阳去印。为了解决印刷困难，石辟澜还与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设立的“中国工业生产合作社”联系，创办了印刷、樟脑、机器三个合作社，从而解决了印刷难的问题。国民党顽固派眼见他们的阴谋一一被粉碎，就采用跟踪、恫吓《新